

难忘春运买票回家

快过春节了，春运那张火车票又牵动着千万人的心。回想起多年来，我也曾在广州与老家之间来回奔波，此时仍不免感慨万千。

我是上个世纪90年代来到广州工作的。每到元旦时，当别人兴高采烈迎新春、搞新年倒计时时，我脑子里就有根弦开始为一张回家的车票而紧绷起来。单位外地的同事都和我一样，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弄票。

只要你在春运时去过火车站，看到过神龙不见首尾的排队买票队伍，再掂量下自己到底有没有农民工那种排几天队也要买到票的干劲儿，便知道“门路”有多重要。那时但凡听到身边哪位同事有什么亲戚与火车或铁路沾边，我们总是会千方百计托人家帮忙。搞到后来同事们聊天时一谈起有亲戚朋友与火车沾边，立马就警觉地提醒我们：“其实他们也买不到火车票，也要求人。”

黄牛票是万万不敢买的。我们反而对黄牛党恨之入骨——就是他们将火车票囤积居奇，才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票难求。每次看到电视上播出捣毁黄牛党巢穴的新闻，大家都是拍手称快。但当一票难求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得不求助于黄牛党。一次，我左冲右突都没办法买到票，还是经同事介绍，在一个黄牛党那里买到两张特快座位票。当时我感激涕零得简直要喊他“亲人”——虽然也给了两百块钱的手续费。

就算回到老家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还是买票——买回程票。如果没买到回程票，过年也是不安心的。家里人为了帮我买票，也总是想尽办法。后来，他们终于主动开口叫我“以后过年时就不要回来了”。

有一年，我真的决定不回家过年了。恰好有十几个外地的单身同事都没回家，我们便聚在一起过年。这个年过得也颇为热闹，但除夕夜过后，冷清还是显现出来。而且到暑假我回家时，母亲告诉我，除夕前几天，父



亲每天傍晚都在家门口前张望，盼望我突然改变主意又回家了。听了母亲的话，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自那以后，我还是决定争取每年春节都回家。

后来有了预售票电话，也开通了了好多个预售点，买票相对轻松一些，但过年回家买票这事依然是件“技术活”。比如那年，结婚后的我怕家在南方的老婆受不了这挤火车的苦，加上自己年龄大了，坐十几个小时的车也有点顶不住，便想去买两张卧铺票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先去预售点排队买好座位票，确保能回家了，然后再不停地打订票电话，包括上午12点左右和晚上12点左右系统快关闭时也不停地打，希望能碰碰运气买到卧铺票，就可以再去退掉座位票。有一年，我还真这样买到两张特快车的卧铺票。当我取到火车票的那一刻，便充分感受到排队买票的那一队人齐刷刷投来羡慕的眼光。

近些年，网上购票系统开通了，实行实名制购票了，高铁也开通了。火车票已没那

么紧张，还可以直接一并买好回程票。可我的父母早已去世多年，我也没那么经常回老家过年了。

抚今追昔，我仍然禁不住会关心春运买票这件事，那些年、那些事，实在太难忘了。（老歌）

《我爱我家》征稿

居家过日子，生活中少不了酸甜苦辣咸，锅碗瓢盆自然会奏出喜怒哀乐的生活乐章……

《我爱我家》栏目为你提供平台，记录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或幸福故事，或生活感悟，或育儿之道……亲，赶快用生动有趣的短文，在《我爱我家》说说吧。图文均可，文稿800字以内为宜，欢迎赐稿。一旦刊发，有稿酬奉送。

投稿邮箱：lsc@pdsxww.com

幽默家

◆那天，我问刚过六十岁的爸爸：“你有没有微信？”

爸爸很气愤地说：“现在我说什么你都不听，我哪儿还有什么威信！”

◆小明：“小时候看霍元甲，特别羡慕他那么多徒弟叫他师傅，有一天我也要达到那样的成就，现在我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。”

小刚：“哇，你成了一代宗师？”

小明：“不，我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，乘客一开口都叫我师傅。”

◆爷爷到幼儿园去接孙子，发现孙子一直盯着对面女孩吃的糖葫芦，口水都快掉地上了。

爷爷就问孙子：“喜欢吗？”孙子点点头。

爷爷说：“那爷爷买给你呗！”孙子却犹豫起来。

过了一会，孙子终于下定决心，对爷爷说：“爷爷，老师说，贩卖儿童是不对的。”

◆老王在家觉得后背发痒，就把他五岁大的孙子叫来：“给爷爷抓抓背。”结果小家伙用一只手指抵住他的背，很正经地说：“爷爷，动吧！”

◆晚上下班回到家，见两岁的儿子蹲在洗衣盆里哇哇大哭，老妈站在一旁束手无策。我问老妈：“他怎么了？怎么哭得那么伤心？”老妈苦笑着说：“他想用盆把自己端起来。”

◆我：“如果中了100万，也许有人会用这笔钱去买车买房，但我不会这么物质。”

朋友：“是啊，你应该用这笔钱来治你的妄想症。”（小乐）

·传记·连载

云去云来

(7)

■文/林青霞

云想衣裳

我这一生中许多时间是花在衣柜里的。

小时候喝喜酒穿的裙子都是妈妈亲手做的，到了初高中，会自己买布请裁缝师照着服装杂志做。高中毕业签第一部戏拿到的定金两千元台币，第一件事就是逛委托行。那时候在台湾还没有什么名牌，要买漂亮衣服就得到委托行，那儿的服装都是舶来品。

(上世纪)70年代拍的时装文艺爱情片，戏里的服装都得自己准备，一年拍十几部戏，服装需求量很大，一有空就得逛街买衣服。导演说明天准备十套衣服，晚上就在家把一套套衣服、鞋子、包包配好。尴尬的是，有一次电影公司招待记者看我的电影，看到一半他们都笑了，说我戏里的衣服跟另一部戏一样。说的也是，两部戏都出现过一条白底黑线条长裤。

女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件衣裳当然是结婚礼服，(一九)九三年到巴黎旅行，在Chanel欣赏服装秀，发现一件米白色长礼服，礼服料子是由棉线织成的一朵朵山茶花，腰部是一条条透明塑料组成像腰封一样的设计，自然而优雅。虽然当时还没有结婚打算，但我心中暗许，将来结婚一定要穿这一件。以为那是当季的服装，还想打听一下有没有我的尺寸，原来它就是结婚礼服，需要特别量身订制的。

(一九)九四年我和未婚夫专程飞到巴黎订制婚纱，量身后，裁缝师要求我再飞两次去试穿，我只试了一次，就直接请他们寄到旧金山，婚前三天才收到包裹，打开来穿上，居然松松的，好像大了两个码，我伤心得倒在床上痛哭，婚礼没有婚纱怎么办？一般裁缝也不会改。正哭着，巴黎的女朋友来电话，

讲了几句，她挂了电话，两分钟后又打来，叫我第二天一早带着婚纱飞巴黎，我除了一个背包和一袋婚纱外，什么行李都没带。

一下飞机直奔Chanel，当天改好就抱着婚纱回旧金山，我一身轻便装，扎着马尾一甩一甩地经过机场大厅，在机场行李领取处还见到许多从香港、台湾赶来采访我婚礼新闻的记者呢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快做新娘的我这个时候会在机场出现。

我们一家四个女的，我和三个女儿，四个人鞋子号码一样大，我的鞋子、包包她们有时都用得着，有的衣服我们四人轮着穿，我嫌小了就给大女儿嘉倩，大女儿穿腻了给二女儿爱林，小女儿言爱贪舒服，最喜欢穿旧衣服，也不介意接二手货，所以现在还可以在小的身上重温我二十年前的衣裳。

最好笑的是，有一次二女儿背着一个很小的黑色Hermès凯利包，她爸爸最不喜欢女儿奢侈，问她哪儿来的？大女儿嘉倩回答：“是爸爸以前送给妈妈(张天爱)，妈妈送给我(那嘉倩)，我送给阿姨(林青霞)，阿姨送给爱林的。”现在这个包变成了古董，有一次在连卡佛百货公司看到一模一样的包，价格竟然升了十几倍。

三个女儿都很俭朴，从来不爱穿名牌，有时穿着随意在街边买的衣服也很开心。她们三个小时最喜欢逛我的衣帽间，衣服、鞋子、包包、围巾、皮带、太阳镜、首饰样样都拿出来试，两个小的最爱换上我的衣服，踩着我的高跟鞋，戴上太阳镜对着镜子又唱又跳的，兴起时跑到走廊学模特儿走台步，我则充当摄影师要她们向我飞奔，捕捉动感的画面，那是我们母女最温馨的时光。

明日关注：与书为伴

·小说·连载

别对我撒谎

(17)

■文/莉安·莫里亚提

塞西莉亚决定打开信

“妈妈，你开过了，我们要迟到了！”

塞西莉亚猛踩刹车来了个U形急转弯，在后视镜内看到一辆大卡车，“该死。”她抱歉地抬起一只手。

返回舞蹈室的路程风平浪静，她的心跳却不断加速，反复在后视镜中确认位置。塞西莉亚摇下车窗看着波利奔向舞蹈室。她粉红色的薄纱短裙随着奔跑有节奏地摆动。以斯帖的言语治疗师有种骇人的力量。塞西莉亚每次同她说话，都会发现自己正小心翼翼地发每一个音节，像在参加朗诵比赛一样。

“我不认为爸爸看伊莎贝尔的样子奇怪。”以斯帖说，“不过去芝加哥的前一天，去你们的浴室拿指甲剪时，正好听见爸爸在哭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流泪？”塞西莉亚尽量表现出不在乎答案的样子。

“没有。”以斯帖轻松地回答，“我流泪的时候也不希望被打扰。”

该死，如果发现的人是波利，她一定会拉开浴帘，命令父亲立刻说出原因。

“我以为你知道原因呢。后来我把它忘了。我有好多事要想。”

他为什么偷偷哭，难道真的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？鲍·约翰可不是个会流泪的男人。听到他父亲猝死的消息，鲍·约翰放下电话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像被某种毛绒状的小东西呛到，除此之外塞西莉亚从未见他哭过。“也许是偏头痛发作了。”塞西莉亚回答。然而她很清楚，偏头痛发作时鲍·约翰最不可能做的就是洗澡了。他会一个人待在黑暗而安静的房间里。

“啊哈，妈妈。爸爸偏头痛时从不会洗澡。”以斯帖对父亲的了解同塞西莉亚对丈夫的了解一样深。

鲍·约翰曾经想过自杀。

真相渐渐浮出水面，讨厌地浮在塞西

莉亚的脑海中。一直以来她都避免想到这件事。“你当时到底怎么想的？”头一次听说这事时塞西莉亚忍不住问他。

“人世间的一切都太艰难，”鲍·约翰回答，“永恒的安眠似乎是更轻松的选择。”自那以后，塞西莉亚几次想从丈夫口袋里套出更多信息。

“为什么生活在你眼中就是难的？具体有多难？”鲍·约翰似乎不愿解释。

“也许那时候，我就是个容易放大痛苦的年轻人。”塞西莉亚没明白他的意思。她年少时从未有过那般痛苦的时候。最终她不得不接受：自杀不过是鲍·约翰年轻时的一场意外。“我只是希望能有个好女人。”鲍·约翰告诉她，在塞西莉亚出现前，鲍·约翰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。

“我那时候甚至认为他可能是同性恋。”鲍·约翰的弟弟第一次对塞西莉亚说。又是同性恋。不过，他的弟弟开玩笑罢了。

“有时候，成年人脑袋里会装些大事。”塞西莉亚小心地对以斯帖解释。

“妈妈。圣诞节时我能不能选这本关于柏林墙的书作为礼物？现在能下单吗？所有书评的都是五星！”

“不行。”塞西莉亚回答，“你可以去图书馆借。”塞西莉亚转弯驶入言语治疗中心的停车场，她摇下车窗，按下对讲机。

“需要帮助吗？”

“我们约了卡洛琳·奥托。”即使面对接待员，塞西莉亚也时刻注意自己的发音。

“走吧。”塞西莉亚打开车门对女儿说。她知道怎么让自己放下心来，并做出了显然不正确的决定。究竟是被道德谴责？还是做这件让自己痛快却不道德的事？

她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她有正当的理由。就是今晚，等女儿们都上了床，塞西莉亚要做一件一直想做却承诺过坚决不做的事情——她决定打开那封该死的信。

明日关注：玛丽阿姨的造访